

1968年隆冬,为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我抱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志向,来到沈丘县东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插队。我怀揣理想又依恋故土,想为农业出力流汗,又怕农活干不好,更不知农村人是否喜欢我们,当时的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

刚到村口,社员们就迎了上来,一位老大爷笑盈盈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村里人甭提多高兴啦!”虽天寒地冻,大爷的话说得我们浑身热乎乎的。

到了这里我才了解到,土楼村是方圆十里最穷的村。但让我欣慰的是,这里的社员善良、淳朴、热情、乐观。他们都有与天斗、与地斗、与困难斗的向上精神。每户家里还装有一只小喇叭,听歌、听样板戏、听新闻、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它是当时老百姓唯一的信息来源和娱乐收听工具。因之前我自学过无线电修理技术,所以谁家的小喇叭坏了,都找我修理。正是遵了母亲“莫因善小而不为”的教诲,我在劳作之余,义务为社员上门服务,因此与乡亲的关系也更近了。

我的永久牌自行车,是村里仅有的一辆自行车,在村里起了大作用。他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儿驮着人们到处跑。哪家人有急事或走亲戚,哪家的孩子去相亲,生产队干部去公社开会,都来找我借车子,真是“借满庄”。有的小青年去相亲还找我借中山服、金星钢笔。那时候青年人穿上中山服,上衣口袋别上一支金星笔,骑上自行车,矫健轻盈、风度翩翩,别提心里有多高兴。比现在穿西服,开小车出行还要体面。

村里有一位叫梁万田的社员与我同姓,他参加过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受过伤,立过多次战功。复员后是村里民兵排长。当兵出身的人性情倔强、铁面无私。对我这个“一家子”并不照顾,有时好像故意在找我的“茬”。一次锄地,我不小心砍掉了几颗庄稼苗,他告诉记工员扣了我的工分。类似的事发生过好多次,让我饱经尴尬。然而他却说这是公事公办、公私分明。他的妻子人称“大辫子”,是个贤淑的女子。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做饭洗衣,喂猪养羊,里里外外一把手。大辫嫂子对我这个小弟弟并不外气。在农村生活“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艰苦岁月里,时不时叫我吃她蒸的热红薯和手擀的杂

乡情

梁颖

面条。虽不是山珍海味,却能果腹。这情意让我至今难忘。

那年冬天,生产队响应上级号召要深翻土地。我把一双大头鞋晾在屋门口上工去了。中午回来发现鞋子不翼而飞。六十年代代表弟送给我的那双军用大头鞋,在村里很是少见,也很显眼。乡亲们为此议论开了。队长说:鞋是不是被狗衔掉沟里了。更有人说,兴许是“五类分子”搞的鬼,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晚上开会斗斗他们。邻居老大爷直言不讳地说:上午没多少人来,好像治安主任从这走过一趟。

我心想:如果是狗衔走了,它衔走一只,怎么两只鞋都不见了。再说治安主任是共产党员,他是村里管治安的,平时工作非常负责任,谁家的鸡不见了,谁家的农具被人拿走了,他都要认真调查分析,细心查找,直到物归原主。听说,文革刚开始时,有人向派出所检举村西雪地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时草木皆兵。公安局派来了十多名警察,个个荷枪实弹,把村庄围住了。乡亲们人人自危,好不恐慌。是治安主任带领警察察看了现场,他不快不慢地说:“请公安局领导看看这是啥反标,全是小孩上学路上玩耍画的圈圈道道,我敢拿党籍作保,这绝不是反标!分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假汇报祸国殃民。”警察们听了治安主任的话,围着雪地左看看右看看,琢磨琢磨去,也辨不出反标的真面目,只好拍了几张照片,扬长而去。

这样的好干部,他怎么会偷拿我的鞋呢?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自认倒霉吧。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奇了,鞋子又回到了原处。几块砖压在两只鞋上,其中一只鞋像是浸过水,上了冻。鞋子失而复得,我自然高兴。至于谁人所为,并未深究。直到半年后才有人解开谜底。原来那天晚上治安主任带着儿子,一人拿一手电筒,到村边、路旁、沟沿、柴草间,各个角落里一夜挨

到公社卫生院时天色已晚,经医生会诊,梁万田的病是胃穿孔。情况危急,需立即手术治疗。院长说,发电机没汽油了(煤油灯时代,燃油是计划供应物资,只有县里才有供应点),没电无法手术,你们还是转到县医院去吧!大家听后都急出了一身汗。县里没有救护车,就连县委书记下乡还经常骑自行车。这

里离县城大约25公里,靠人把梁万田抬到县医院最少得4个多小时,抬不到地方,病人恐怕就没命了。

无奈、无助、无望的阴影笼罩着大伙心头,真的回天无力了?不安的心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孙贯甲。他在公社电影队当队长,平时关系也不错,能不能向他借点汽油发电呢,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致赞成。

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人民会场(电影队所在地),拍门叫了一会才有人出来。开门的正是孙贯甲。我简单说明了来意,急切地希望他给予帮助。谁料他快快快地说:“放电影是个政治任务,上级有规定,汽油不准外借、外用。我连打火机的汽油都没敢用过。”

我听了他堵门的话,脑子一下懵了。转而央求他说:老同学,咱活学活用吧。这可是救人性命的大事呀!三天后我一定把汽油还你。

孙队长说:你不用给我上政治课。病人是你亲戚?是你朋友?无亲无故,你好自为之吧。

我坚定地说:他是我亲大哥!打过日本,立过战功。

任凭我好话说尽,孙队长一副铁面无私的严肃样仍不开“恩”。我急得头冒火星。时间就是生命,一分一秒不能延误。我想,救人心已定,就怕心不诚。只有丢弃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的尊严给孙队长磕头求情了。在我欲将下跪哀求他的时候,孙贯甲终于被感动了,急忙拉住了我的手:别,别这样。亏你好心,我今天就破例了。咱有言在先,我借你10斤汽油,你可尽快还我。

我说:一定。

我借回汽油回到卫生院,大家一阵欢喜。梁万仓拉着我的手说:谢天谢地,哥哥有救了。医生们也做好了手术准备。发电机转动了起来,手术室的灯立刻亮了,病人推进手术室……

两个小时过去了。喜讯传来,梁万田的手术顺利完成。大家的心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梁万田住院半月,回家后又成为一名壮劳力。

一晃40多年过去了。然而,土楼村的人还没有忘记我在插队期间与他们结下的手足之情,常常打电话或捎信,总希望我常回家看看,吃顿农家饭,看看村里新变化。如果治安主任、梁万田、大辫嫂子……仍健在,那该有多好。

到公社卫生院时天色已晚,经医生会诊,梁万田的病是胃穿孔。情况危急,需立即手术治疗。院长说,发电机没汽油了(煤油灯时代,燃油是计划供应物资,只有县里才有供应点),没电无法手术,你们还是转到县医院去吧!大家听后都急出了一身汗。县里没有救护车,就连县委书记下乡还经常骑自行车。这

谁的泪打湿了这十月天

杨亚爽

倚在窗前,凝望远方,那阴沉的厚云,纷纷的细雨,伴着十月还有点凄冷的风,迷蒙的雨雾中,那种淡淡的哀伤,如烟霭般笼罩在心里,久久的,挥之不去。

淅淅沥沥、缠缠绵绵的雨丝,如烟如云如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纤纤柳条,随风在细雨中飘摇。秋风萧瑟的十月天,那如雾霭般湿湿的水汽,无法阻挡远方的一片葱茏,不知名的小花在细雨中也显得些许凋零。

凭栏远眺,低眉轻问:这条路曾是自己走过的路么?那条熟悉的小道,留下了自己或深或浅的足迹,它承载着多少美丽的过往,记载着多少曾经的悲欢喜乐。路依旧还是那条路,只不过已走过了繁华似锦的那一程,曾经的姹紫嫣红,曾经的蝶舞春天,如今却是心境不一样,那缠绵的雨丝,那一抹凄凉的伤,却涌起无限的迷恋,那样的晴天,才会有着春的苍翠葱茏,才会有花的芳菲色

岁月里有数不尽的欢声笑语,人生有数不完的华丽万千。却认定喧哗尘世最宁静的归宿就是这如烟如雾的十月天。潮潮的湿湿的,如水般的沉静,波澜不惊;如湖般的平静,清澈见底。像小夜曲,听不见叮咚的音符流动,却依然感觉一种暗香漫脾的悠远。

把那些美丽的沉淀精心收藏,走过雨季,走过湿了的十月天。

风筝(外二首)

卞彬

是那来自天上的风
轻轻吹在你的身上
是那展开的翅膀
让你快乐地飞翔

几根竹片
支撑起你生命的坚强
几片丝布
让你有了飞翔的力量

不与飞鸟为伍
只对蓝天无尽地向往
一生的梦想
就是在天上自由地飞翔

阳光明媚的田野上
蝴蝶飞舞 花儿芬芳
手牵丝线的孩子们
幸福在他们扬起的脸上荡漾

显得更加辽阔
虫鸣的声音
正慢慢消失
树叶以飘飞的方式
向这个季节作最后的告别

秋天来了
世界渐渐安静下来了
许多浮躁的心
也渐渐安静下来了

桂花

在这渐凉的秋天
很多树木开始落叶飘零
而它依然片片翠绿
一簇簇美丽而可爱的花朵
悄悄绽满枝头
成为秋天最美的景致

它的花不大
但那一缕缕的香
却是如此的清纯和芬芳
给在尘世间跋涉的人
以温暖和感动
很多时候
浸润你灵魂的芬芳
常常来自
那些平凡而微小的事物

满江红·读《长恨歌》

高曙光

再遇长安,未央柳,烟波宫苑。红颜逝,音容犹在,梦中晤面。意欲蓬莱寻去处,鸡鸣一起肝肠断。歌长恨,纵是帝王妃,香魂散。孤身夜,衾未暖。梧桐雨,声声慢。木叶沾地湿,夜阑池满。何必凭肩低语誓,在天比翼双飞伴。泪涟涟,漏尽玉颜销,江山换。

贺神舟十一号发射成功

尚纯江

一
岁在丙申又金秋,
晨星灯火夜未休。
酒泉林静迎红日,
群山鹤鸣冲斗牛。

一箭冲天烈焰起,
中华英雄太空游。
海鹏陈冬真好汉,
十一坐看我神州。

二
一箭冲天跃苍穹,
海鹏展翅傲太空。
陈冬未谱天上曲,
神舟十一唱大风。

此去天空游烂漫,
归来去辞在天宫。
铸剑铸犁谋为国,
强国富民向大同。

诗二首

沙颖河

过衢州

旅途间暇过衢州,
衢山衢水绿悠悠,
江南十里皆美景,
无心驻足不虚游。

梦里老家过婺源,
数月驱车两回还。
苍山依旧秀水绿,
白墙碧瓦竹影掩。

虽是风景旧曾谙,
顾念流连待来年。

诗二首

朱萸

兰河来鹭

兰河一水清,健步众人行;
驻足非秋景,为闻白鹭鸣。

夜半晤中州,农夫且去愁;
姗姗虽晚至,好雨亦知秋。

怀念布鞋

王伟

皮鞋穿得久了
突然渴望亲近布鞋
儿时穿过的布鞋
是母亲做的千层底
白底黑面 针脚细密
布鞋样式简单
穿着舒适
那是用柔软的棉花
纺的线 织的布
母亲坐在如豆灯下
一针针 一线线
缝进黄昏和黎明
缝进心血和祈愿
布鞋远离所有金属
不用保养也不会生锈
布鞋以坚韧的性格
保持恒久的温暖
穿着朴素的布鞋
能够走稳人生的每一步
而不至于摔倒
布鞋养护我们的脚
也温暖我们的心
提醒着我们不能忘本

怀念布鞋
就是怀念过去的岁月
怀念布鞋
就要记住亲情和乡愁



昆明滇池景色美。

新华社发

沙颖文艺

小小说

村主任

田畔

俗话说,家花没有野花香。怪不得你往寡妇家跑,你是村主任,你怕谁?我告诉你,你三更半夜再偷去一次,你休想碰我的身子,妻子恶狠狠地说。老婆,给我豹子胆我也不敢呀。你别把我想得太坏了。

你光天化日之下不去,偏晚上去,可不是神不知鬼不觉,那时机多好呀。

妻子哼了一声。

村主任钻进被窝,妻子急忙侧身,给他一个脊背。

吃过早饭,村主任告诉妻子,得到村委会开个会。

那么多的会?

你看,用电高峰又到了,一些村民电线老化,必须更换,否则会出火灾的,现在,亡羊补牢还不晚。另外,数九寒天,困难户、五保户,问问有啥困难,我是一村之长,我必须为他们着想。

好好好,你去吧,你啥时候管过家。

妻子泪汪汪的。

村长匆匆地走了。

村长前脚走其老婆后脚跟。

村长离开了家。

村长推开门,下身进了被窝。

老婆,每次晚饭后,你暖得被窝热

乎乎的,今个咋回事?

老公,我拉肚子,拉好长时间。

村长急忙穿好衣服,我到卫生室给你拿药。

不用去,死不了。老婆死死地拽着村长的裤子。

村长认输了。

孩他爸,你别去寡妇家了,我求求你。要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

村长说,这老俗语该改了,寡妇门前困难多呀。

你三四天就往寡妇家跑,日久生情。

身正不怕影斜,你狐疑啥?

老婆深情地看着村主任。

村主任没有睡意,他说,我得帮她。

老婆一言不发。

村主任可怜地说,寡妇太苦了,不到四十,就没了丈夫,领着十一岁的孩子,家里地里。村主任眼里有泪。

老婆闭口不言。

快立春了,天慢慢转暖,先给寡妇家的麦苗施化肥。

村长老婆扭过头,温柔抚摸着村长宽厚的胸膛。